



言曲槩

學苑出版社

劉熙載

融齋

樂歌古以詩近代以詞如關雎鹿鳴皆聲出於言也詞

則言出於聲矣故詞聲學也

說文解詞字曰意內而言外也徐鍇通論曰音內而言
外在音之內在言之外也故知詞也者言有盡而音
意無窮也

詞有創調倚聲本諸昌和昌口真
以下三句調即乃
篇必數章後章亦

皮述平◎著

先於虞廷觀乃歌曰
歌之調所出也風雅
或前後小異者殆猶



1982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文解字通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幼儀部 卷之六

說文解字曰：意，內而說外也。所造者，造曰作，內而說外，在言之內在言之外，是也。同也。音言，音聲而高，意者明也。

詞有誤，詞有弊，本謂

以下三句，謂即若

精定，嚴章，嚴章，亦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字，於此，是觀巧，取以

學之，謂所出也，是謂



晚清詞學的思想與方法

皮述平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词学的思想与方法/皮述平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重印

ISBN 7-80060-066-1

I. 晚… II. 皮… III. 诗歌(词)-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5788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世纪星家园1号楼 100078

E-mail: xueyuan@public.bta.net.cn

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32开本 8.875印张 180千字

2003年3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册 定价:20.00元

序

張少康

晚清詞學在我國詞學發展史上，具有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因為在詞的創作最爲繁榮、成就最高的宋代，有關詞的理論批評著作是不多的，雖然有過李清照的《詞論》，也有不少零散的詞學論述，然而能成爲有理論體系的詞學專著，實在是太少了。至宋末元初，方有張炎《詞源》，他所提出的“清空”、“質實”之說和重視“意趣”之論，是相當有見地的。從元至明，詞的創作水平并不高，幾乎很難找到能與宋代著名詞人相媲美的作者。詞學著作也很少，更不能形成自己有特色的理論體系。直至清代，詞的創作才有了較大的發展，同時，也產生了大量詞學論著。唐圭璋先生編的《詞話叢編》，共收入詞論著作八十五種，其中宋元明部分只有十七種。而清代詞學發展中最重要的一些論著，也大多出現在晚清。所以，研究晚清詞學，實是研究中國詞學發展之關鍵所在。

皮述平君的新著《晚清詞學的思想與方法》，從宏觀的理論高度，對晚清詞學的內容、特點、方法，作了綜合性的深入分析，尤其是對詞學和詩學的關係，它們之間的異同和相互影響，提出了許多富有新意的見解，這對詞學研究的深化，無疑是很有價值的。

皮君好學深思，勤於鑽研，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餘，仍專心致

力于學術研究，我對她的這種奮進精神，甚感欽佩。期盼她在學術道路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斷有新的更優秀的論著問世。

2003年春節寫于北京大學藍旗營寓所

自序

本書完稿於一九九八年初夏，是我在北京大學進修後所得的初步的學習成果。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張少康教授，由於他的督促、提點與幫助，才使得我這個習於猶豫退縮、冗漫拖沓的學生，能够克服寫作過程中的困難與瓶頸，勉力以就。而論文的出版亦是在他的支持與鼓勵之下，才得以成事。附錄中的兩篇論文《清代詞學的“尊體”觀》及《中國古代形體美學思想探討》則分別完成於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並先後發表於上海《學術月刊》(1997)及北京《中國文化研究》期刊(2001)，由於同屬研究主題範圍的基要部分，故予合併刊印，以資彙整此一階段的研習成果，作為開展新的研究方向的理論基礎。

本論文之主旨是對晚清詞學理論批評進行探本溯源的研究。探本溯源，即是為了考察出當時整個詞學思想的基本路數與理論通則，本文的作法就是嘗試將當時主要的理論架構放在整個傳統以及當時的文學批評思想中去進行檢討，包括它的內在思考邏輯及其與詞學批評史、甚至詩學批評史的關係等等，進而希望歸納出傳統文學思想的基本特點。因此，探源求本的工作其實也成為對傳統的反省與總結，本文不特別強調“理論”內容，而是着重於理論中所折射出來的思想與方法。

第一章提出晚清詞學有三大重要的發展：包括對詞體(含其職能、作用等)的認識、規範及實踐，是“尊體”觀的具體內容及方式。

更因為在詩和曲中間辨析詞體的藝術本色，從特定的藝術本色裏規範出它的社會功能，如此便使詞體獨立於詩體之外。

第二章探討晚清詞學的思想內容，由經學、詩學與美學互為貫通的角度，來指出他們如何用治經所得的觀點和方法來處理詞的創作意義及表現途徑。換言之，並非把詞與經典等同，而是視詞為一能夠表現經學價值的藝術體類，這也可理解為“經世致用”的高度發揮。詩學思想中首先概述清代詩學論題與清代詞學論題的關係；說明詞學是從以詩學為主流的文學歷史中發展起來的，所以大量地處理了晚清詞學中與詩學歷史直接相關的理論問題“比興寄託”。美學思想是詩學思想的高度實現後的流露。首先提出晚清的“詞境”美學特點，其次要探討中國詩歌美學中有關“情景”與“比興”（內容與語言形式）關係的思想演變；最後探討晚清詞體美學的創作方式與具體內涵。

第三章是晚清幾個較具特色的詞論家及他們的核心論題。基本上，晚清優秀詞論家甚多，但在篇幅的考量上，本文的作法是以當時在詞論方面質量俱佳者為優先，接着選取其理論主張較能具體反映當時詞學思想性質者，最後則以各具特色、同源而異調的代表評家為主，擇定了劉熙載、陳廷焯、況周頤、謝章铤四人。至於結語部分，則為嘗試將晚清詞論中的批評手法作一簡要的整理，由於大部分相關內容在前文已經探討並引用，故僅以微薄的一點心得拋磚引玉，冀於他日繼續就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實用方法做更深的研究。

寫作時間倉促，自知疵處難免；而在處理一個問題的過程中，亦感到有更多的問題紛至沓來。學無止境，謹以自惕，更期專家學

者賜教。

特別感謝香港樹仁學院學術評審委員會的協助，使得這本小書得以順利出版。我的父親自幼責我識字讀書，惠我至深，謹以此書紀念他；而我的母親長期以來對我的關愛、支持與付出，實是上天賜給我之極珍貴的恩典，謹以此書獻給她。

目 錄

序	張少康(1)
自序	(3)
緒論	(1)
一、晚清詞學發展的主要特點.....	(1)
(一)復古精神的實踐方式	(1)
(二)道學與美學的辨證法則	(7)
二、晚清詞學發展的背景因素	(13)
第一章 晚清詞論的三大趨勢	(19)
第一節 本體意義的探討:常州詞論與詞學“倫理”的 建立	(19)
第二節 形式風格的認識:晚清詞學“尊體”思想的 基礎	(52)
一、“詞”體特質及其美感的來源.....	(52)
二、詞與詩的異同比較論.....	(57)
(一)詩言志與詞抒情:論題材內容.....	(62)
(二)詩莊詞媚:論語言風格.....	(64)
(三)詩厚詞密:論創作技巧.....	(66)
(四)詩人之詞與詞人之詞:論作家體性與 作品境界	(67)
第三節 創作方法的運用:理論實踐的具體程序	

與成果	(69)
第二章 晚清詞學批評理論的思想基礎與歷史淵源：	
文學傳統的反省與開創	(86)
第一節 經學思想的滲透：由考據訓詁到微言大義	
——清代經學思想的轉變及其對詞學的內化作用	(89)
第二節 詩學思想的啓發：“比興寄託”與晚清詞學	(102)
一、清代詩學對“比興”詩觀的總結	(102)
(一)“比興”意義的繼承與開拓	(102)
(二)以“比興”尊詞體	(113)
二、晚清詞學“比興寄託”的用途與特點：	
“緣情綺靡”與“言志寄託”的折衷調和	(124)
第三節 美學思想的深化：晚清“詞境”美學之探討	(131)
一、晚清詞境美學觀的特點	(131)
二、晚清詞境美學思想的來源	(141)
(一)中國詩歌中的“情景”與“意境”	(141)
(二)創造“意境”美的語言表現方式	(145)
三、晚清詞境美學的繼承與開拓	(148)
第三章 晚清重要詞論家的詞學主題評述	(167)
第一節 劉熙載的“詞品”觀	(167)
第二節 陳廷焯的“沉鬱”說	(175)
第三節 謝章铤的“性情”論	(182)
第四節 況周頤的“重”、“拙”、“大”	(186)
結語 晚清詞學實際批評方法之檢討	(194)
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詮釋批評的特點	(196)

二、意內言外，微言大義——辨證思想的運用·····	(204)
三、探源別流，察變知正——比較批評的意義·····	(206)
四、知人論世，詞中有品——歸納觀點的建立·····	(208)
附錄 ·····	(220)
清代詞學的“尊體”觀·····	(220)
中國古代形體美學思想探討	
——兼論劉勰的“文體”典範·····	(246)

緒論

一、晚清词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復古精神的實踐方式

清學號稱“復古”^[1]，“復古”爲何？清末俞樾在《徐誠庵大令詞律拾遺序》中說：“聖朝之興，大儒輩出，論學則務實行而掃空談，治經則專師法而恥臆說，舉義理、名物、聲音、訓詁，無一不實事求是，力求古初。”是以所謂“復古”，就是探求本原，規模宗旨：探求本原以辨逐僞學，規模宗旨以直貫真理。對於文學，他們亦“決不肯泛述交情以資點綴，或徒貢諛辭作爲敷衍，於是必根據理論作爲批評的標準，或找尋例證作爲說明的材料”^[2]，而這種現象的形成，大致導源於三個因素，即：歷史經驗的反省、文化知識的統合、學術研究的訓練。首先，明清之際的思想界在世局人生的劇動中，開始認識到文學的現實作用與時代精神。他們從歷史中去驗證文學與世運的關係，強調文學對社會人情的觀照和反省；他們也從明代文壇的偏執發展與心學思想的反智傾向得到教訓，而力倡文學應具有真性情、真道德、真學問。是以在這個階段，不囿於一體、不定於一尊的觀念已然成形。其次，明代中葉以後，王學末流的廢書不觀、學無根柢，引致學者開始注意“道問學”的必要性，經義考證之學於焉萌芽^[3]。清代伊始，思想界積極倡導返經歸本，要求文學

應具有更高的道德觀和責任感，儒學經世致用的本質被視為藝術價值取向的標準，詩文之道即在以“明體適用”為導向的原則下，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思與重構。由於這種“尚學”的精神，清代的文學批評喜歡探源導流、察體知變。不偏執、不隨俗；兼容衆長、四照圓融。簡言之，他們對文學的立場是以統合客觀的知識為基礎，而且經常自政治、社會、歷史、哲學等領域中擷取材料以資辨證，故對各體文學的形式外緣與體質規律有着充分的認識，呈現出執中守正、四平八穩的文藝美學觀。最後，由於受到理學思辨和樸學實證兩種治學方法的影響，其文學批評本身也富於經學家論辨考證的特質。嚴格說來，這種實證的學術性格是不利於文藝創作的，因為它通常缺少了一種特殊的趣味、一種倔強的偏執、一種放肆的氣焰；但相對來說，這種嚴謹與理性卻是文藝思想研究的最大優勢。其在指陳利害、總結得失方面，盡管仍有通泥、寬狹之別，但均在不同的程度上做到了博觀約取、汲異補正，而這也正是清代詞學理論最重要的貢獻。

清代詞學的主要貢獻在於“尊體”，“尊體”的初步工作是辨析體制的元素，理解體制的限度，進而引導、運用此體制的特點以進行它本身的變革。變革的方向包括實際創作與理論批評，其中觀念轉變的關鍵在明清之交的學風與文風重整；但是尊詞體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其實則經過了長期的蘊釀與階段性的實踐，才逐漸顯現出具體的方法與成果。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詞學的最大特色是其在發展初期便迅速出現豐沛的創作力和成熟的作品質量，足以證明“詞”是詩歌文學盛極而流的自然演變；相對於創作上的成就，詞學批評理論的進展則顯然緩慢而薄弱得多，因此，在清代兩百餘

年中，詞體由一技藝性的文學變成思想性的文學，就成爲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值得我們加以思考。簡言之，“詞”的發展凸顯了文學規律與文化思想之間的某種牽制與協調，所以，探討中國詞學至晚清詞學思想的異動變遷，我們亦必須了解時代文學觀念與歷史文化本體意識之間的關係，此一關係深刻地影響着文學的思想性質與藝術價值的定位問題。以“尊體”來說，由表面上看，“尊體”的作用可以提高一個文學體類的地位和價值，依其體制本身的起源、條件、特性和規律，辨求其應有的藝術結構、藝術形象及藝術功能。但若更深一層思考，“尊體”成爲一重要的文學性自覺，當絕非純然根據文學本身的個別性或專門性來予以衡量。它往往聯系了時代的格局、文化的現象及學術的風氣，從而重新檢討、發現、定義各體文學的職能。易言之，文學上的尊體意識並非孤立現象。它不是某家流派或某一個人的專斷或標誌，而是全面性的原則和共識。在此前提之下，它自然不是獨尊一體，而是要求博尊衆體了。基本上，作爲一種時代觀念，清代詞學的特點是兼容並收、不主一調；其家數流派固多，卻均立足在對其本源流變、功能性質的認識基礎上；而作爲一個文學體裁，清代詞學更着重於提高創作精神、發揮藝術功用、建立美學價值的理論體系。詞學的復興至終在清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意義確是相當重大的。

清代詞論的特點，是在文學思潮進行反省與重建的時代風會中漸漸形成的。陳乃乾《清名家詞序例》曾有總結道：

清代三百年間，問學之業絕盛。經史辭章，遠邁前代，詞亦勃然中興。其流變涯略，可得而言。竹垞、迦陵，挺生前期，

起衰振絕，情深氣厚，夔乎尚矣。樊榭繼響，審音琢句，追蹤宋賢，始立浙派門戶。然論者猶惜其以姜、張為止境，偏尚體物，形不副意，其末流不免鉅釘。於是毗陵二張，別標意內言外之旨，晉卿、止庵，為之推衍發皇，半塘崛起，其實始副。向之視倚聲為小道者，乃恍然於其業之固與經義詩賦方軌也。

在這段概括了清代詞論簡史的敘述中，歸納了清代詞派中影響最大的幾個主要人物，以及他們的基本主張及貢獻^[4]。朱彝尊（竹垞）與陳維崧（迦陵）皆是清代康熙年間的詞壇領袖，前者啓導浙西一派，宗法南宋姜、張，標舉醇雅，意在矯正明代以來纖靡輕俗的詞風；後者則被視為陽羨詞派的開創者，推崇雄深蒼闊、豪蕩感激的真情之作，意在提倡詞學地位，從而使之與經、史相抗衡。他二人趨尚雖然不同，卻皆具有推尊詞體的意識與創作實踐上的用心。但是，比較而言，陽羨派雖具有陳義頗高的詞學理想，卻相當欠缺理論的根源及體系，並且在創作上因但言性情、未示作法，不善學者即易流於粗率叫囂、以厲氣為豪氣；而即使氣象萬千如陳迦陵者，也被後來的評家如陳廷焯指為“發揚蹈厲，而無餘蘊，究屬粗才”^[5]，謝章铤指為“流盪浩瀚，時少停瀟，其率易處，頗不宜取法”^[6]，是以後繼難為，實力自然削弱。但是浙西派的流衍情況則有不同，一來由於康熙至乾隆時期，是清代國力富厚、海內昌平的盛世，浙派的渾雅典正適時地符合了時代環境的審美需求；另加上詞律、詞譜的考訂問世^[7]，在厲鶚（樊榭）以審音琢句、清空騷雅的风格為浙派集大成時，詞學創作已經走向精緻化的文藝品味了^[8]。譚獻《復堂詞話》嘗謂“錫鬯（竹垞）、其年（迦陵）出，而本朝

詞派始成”，“嘉慶以前，爲二家牢籠者十之七八”，“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即指出清代中葉以前詞壇的變遷，與這兩派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9]。蓋浙派至厲鶚，錘煉之能事已盡，至其末流徒事模形體物、減字偷聲，雅正之音淪於“餽釘羸弱之作”，故遭致後人激評爲“臚列故實，鋪張鄙諺，詞之真種子，殆將淹沒”（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五）、“惟所得者僅在形似，以云神理，概乎其未之聞也”（陳廷焯《詞則·大雅集》卷六）。至嘉慶初，常州今文經學家張惠言兄弟所編之《詞選》問世時，知之者尚少，亦未引起特別注意，其後繼承及完成常州詞派理論者是張氏甥董士錫（晉卿）及董氏友人周濟（止庵），前者以創作爲主，後者則以選評理論而將常州詞學精神發揚光大^[10]，成爲帶動整個晚清詞學思想發展的先導前驅。整體來說，常州詞論並不以風格正變、語言聲律爲訴求，其標“意內言外”宗旨，就是要爲詞學創作觀念正本清源，於是遠宗風、騷，即用爲體，從而指引出兩大復古門徑：其一，“意內”者，言中須有寄託，“言外”者，意中須有比興。有比興，意則不浮；有寄託，言則不空。其次，以比興表“微言”，以寄託爲“大義”，因此作詞的工夫從用字、造語、構句、章法，無一不強調法度。法度之後必須渾成，以得自然感發的力量和託意深遠的聯想，如此，從學問到性情，無不包舉矣。常派學人包世臣於《爲朱震伯序月底脩簫譜》文中即曾申述道：

意內而言外，詞之爲教也。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以詞學得失可形論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